

兴城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发行)

中国民主同盟
兴城市委员会宣传文教办公室
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首山脚下升起的一朵晚霞

——记张存实同志古稀之年在

兴城 泰汉武 范希纯 (1)

我市最早的两名女共产党员 张照东 (18)

民兵英雄王化成 张照东 (21)

赵衡年先生传略 龙云峰 (23)

守卫宁远的龙虎将军——綬补袞 张文俊 (26)

在侵略者面前宁死不屈的爱国官员

——杨光弟 张文俊 (28)

吴家学房与关东大师 张文俊 (31)

崔岳武轶事 邵文华 (32)

邓萼楼与溯本堂 张文俊 (39)

宁远州境内的义和团运动 张文俊 (44)

兴城境内义勇军抗日斗争 张照东 (46)

老龙湾“勤劳奉仕” 陈恩铎 (52)

莽麦山战斗 张照东 (64)

解放兴城的战斗 张照东 (67)

· 兴城旧门的私塾 王乃唐 (73)

伪满中期的一所初级小学——兴城东

关站村付家沟初小 胡 谷 (83)

八路军游击区的几首歌对群众进行

革命启蒙教育的作用…………王乃唐（87）

从柳城书院到南一小学…………王玉明张锦荣（97）

兴城境内满族及其风俗简介…………张文俊（105）

柳城位置考略…………张文俊（111）

周家窝铺汉墓简记…………戴元立（115）

觉华岛（菊花岛）轶事…………戴元立（117）

首山脚下升起的一朵晚霞

——记张存实同志古稀之年在兴城

张存实同志原名张振亚，曾用名张步洲，系河北省蠡县蔺岗村人。生于一八九〇年五月十五日，卒于一九六四年秋，享年七十四岁。逝世后，遵照他本人的遗愿，安葬在兴城市城北，由他亲自创建的西砬山果树示范场内。那郁郁葱葱的青松和万紫千红的果树，掩映着他的墓地，墓碑上写着：“张存实同志永垂不朽”。

张老是我党早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位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在烽火连天的旧中国，在急风暴雨的革命征途中，他长期担任部队领导和从事军事调查与联络工作，为祖国解放事业转战南北，出生入死，把壮士的年华和辛勤的汗水奉献给白雪皑皑的海拉尔，激流奔湍的乌苏里江和烽火四起的冀中平原。他为祖国革命事业献出了一只眼睛，右手也留下了残疾。他德高望重，受到人们的爱戴与尊

敬，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张老”。

东北解放不久张老转到地方工作，来到兴城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四九年为园艺试验场）所长。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夏天。

建国初期在生产、生活极其艰苦条件下，他高瞻远瞩，不畏艰难，带领全所职工探索与开拓果树科研之路，同广大科技工作者、工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为发展我国北方果树生产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使兴城果树所成为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追述张老晚年时期的工作、学习生活，不仅是为了寄托我们对他的哀思，更主要的是让张老的品德、精神与作风对一代新人有深切的启迪。

生活朴素、公而忘私

张老的衣、食、住、行简单而朴素。他一年四季身着布衣、布裤、脚穿布鞋，冬季也只是披一黑布斗篷，只有到北京、沈阳等外地开会时，他才偶尔换上质地较好的衣服和皮鞋。

他全家只住三间普通平房，在卧室兼办公室内只有一张木床、一对旧沙发、一个办公桌、一把旧转椅。书架上摆放着书籍，整个房间显得简单而朴实。张老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个人的一些琐事，都是自己料理，从不麻烦别人。虽然国家给他配备了勤务员，但他每天起床后，都是自己动手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天天如此，持之以恒。居室内终年保持整洁，给人一种清新别致之感。半生戎马生涯，漫长而坎坷的革命征途中，他在生活上养成了一种艰苦朴素的习惯。他每天三餐都以素食为主，很喜欢吃小米干饭、玉米饼、杂面条之类的主食，每餐都离不开青菜和豆制品，特别喜食辣椒和葱、蒜之类，很少吃肉、鱼、蛋，即便吃鱼也只愿食一点煎的小鱼。他在饮食上从不挑吃挑喝。有一次他和一位青年科技人员姜维山同志去锦州公出，中午，张老风趣地对姜说：“今天我请你吃午饭，来个锦州小吃”，说着带姜走进一家门市不大的包子铺，主人见他们一老一小，便一眼认出了老头是一位大干部，急忙迎上前来说道：“同志我

“一
二
三

们这里专卖包子，别无其它酒菜。”张老笑道：“这个无妨，我们就来个经济小吃”。这虽然是小事，但充分说明，张老对待饮食，不论在家还是在外，从不讲排场，不破费一分一文，只求吃饱、吃好，经济实惠。有一次张老陪同北农大陈延熙教授，坐马车到西砬山示范场视察工作。由于客人的突然到来，厂方在生活上毫无准备，既无细粮又无肉、鱼，只有一些鸡蛋。场干部感到为难，张老看出了他们的心事，说道：“有高粱米吃就很好嘛，能有鸡蛋待客不是更好吗？”大家都笑了，干部们的一时为难也随笑声消失了，张老就这样无微不至的体贴着下级。在此工作期间，他同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工作。他这种扎根群众，纯朴而高尚的生活作风，默默的教育着每个同志。

张老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人们经常看到，在果树研究院内，有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在那里打扫卫生，他就是张老。有一次从北农大来了一群大学生，到这里实习，看到张老在不停的

打扫院落，就大声称呼他“清扫老头”，张老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几天过后，张老给他们作报告时，他们才真正认识了这位“清扫老头”。会场里鸦雀无声，学生们都在面面相觑，表情很不自然，为前天对老人的冒昧，而感到无知、失礼、惭愧。张老这种以身示范和一个普通一兵的形象，给大学生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们在内心里对张老埋下了敬慕之情，庆幸自己有了终生学习的榜样。

张老在个人生活中，从不以权谋私，追求特殊享受。有一年他去外地开会，在家的其他领导各家都配上了新家具，也给张老换上了一套，老伴感到无比高兴，万没想到张老回来后，非常生气，对老伴进行了严肃地批评：“我们在对住房和家具的要求上不要无止境，目前我们的条件已经不错啦，不要占公家的便宜”。于是他坚决退掉了沙发床和部分家具，又换上了木板床。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张老和技术员郑瑞亭同志到哈尔滨开会，省里请他寄宿于一个豪华的高级饭店，一进大门张老就问这是不是“马代

儿”？接着又说：“看来我们要多花钱了，你告诉服务员，我们住普通房间就可以了”。郑瑞亭同志只好照办了。回来时，想给他买一张软卧票也被他拒绝了。张老是一位不享受高干待遇的高级干部。

张老在用人上，不徇私情，正确贯彻了党的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在五十年代，他的叔弟和家孙，先后从家乡特意来找他安排工作，他说：“我没有给你安排正式工作的权力，做个临时工还是可以的。不同意，你们回去务农不也很好吗”？就这样亲属们被他送回了家乡。他经常和同志们讲：“我们在用人上，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亲属裙带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张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办的。

他经常教育青年一代，“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多和农民子弟交朋友。青年人要努力学习那些在知识海洋里奋力拼搏的人，成功和胜利总是属于勤奋者”。张老的这些教诲，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刻苦学习艰苦创业

张老已是年愈古稀鬓发斑白的人了，按说人到老年，应该爱惜人生旅途上的“晚间灯火”。可他却很少考虑自己，心中时时都在想着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重任，想着为人民多尽一点微薄之力。一个长期从事军政工作的党的高级干部，一下子转到地方搞科研工作，这不能不使他忧心忡忡。在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他是勇士是强者，但在和平建设之中，在科学技术面前，他深知自己是个门外汉。然而，面前的困难是束缚不了英雄的手脚。他甘当一名小学生，一切从零开始向科学技术进军。张老是勤奋好学的共产党员，在学习上从来不知疲倦。他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一天开始除了批阅文件、处理日常工作、看报纸、听广播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攻读科学技术书籍。仅仅两年时间，他就系统地学习了《果树栽培学》、《植物生理学》、《土壤肥料学》、《植物保护学》、《遗传变异学》等

等。并作了大量笔记，逐步深入地掌握了基础理论科学知识。在学习上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不耻下问。遇到不懂的业务问题，就虚心向专业人员请教，并追根问底，直到把问题弄通。从他的大量日记中，我们看到了张老对待学习是那么如饥似渴，是那么的一丝不苟。

他在日记中写道：

1962年11月19日

黄可训先生谈：

昆虫在世界上为数最多，占整个动物界的三分之二，目前研究昆虫已认清了一万多种，其中吉丁虫、天牛、小透羽等只是害虫，毫无好的一面，它不同于蚕之能吐丝，蜂之能作蜜。

腐烂病是一种孢子菌，经树干伤口进入韧皮部染病。而伤口是受天牛、吉丁虫、小透羽为害造成的。防治：①增强树势，使伤口愈合快，孢子就难以侵入。②以化学、生物措施综合防治吉丁虫、天牛、小透羽等害虫。③彻底刮治患部，刮后涂防护剂，以免孢子侵入。

1960年11月3日

植物的生长与发育，其生长系指树稍生长而言，而发育系指生长果实而言，果树由于每每生长新稍且陡长旺盛，往往不结果实，这是生长与发育之间的矛盾，解决此矛盾，不但要注意肥水并应注意整形修剪，只有合理修剪使树冠通风透光，才能使土壤中的肥、水吸引上去与树叶之光合作用相适应，而后才能多结果。搞果树生产就是要解决生产与发育之间的矛盾。

1961年11月10日

科学研究工作与一般生产管理工作不同。生产管理工作属社会科学范畴，而科学的研究工作属自然科学范畴。研究自然科学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总结以往，还要探索未来，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以求完成科学技术工作在历史上的发展并用以提高生产力，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

编写果树生产技术讲义，不外乎有以下几点：①研究果树科学的目的在于：改造果树，

使之符合发展生产的要求。但研究改造果树，需先了解某果树的生物学特性，因此，在研究设计方案上，应先了解果树生长发育的特点。
②设计方案，即作战计划之编拟和部署，因此设计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要有物理、化学、数学、植物学、外国语等学科的高深的科学知识。还要有生产技术试验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工作的素质，然后才能作出比较完整的设计，而不至偏于一隅。
③设计要有重点，治表、治本要结合起来。对果树的剪枝、打药、疏花、疏果这是治表；进行土壤改良、加强水肥管理，增强树势这是治本。把治表、治本有机的结合起来，这叫联合兵种作战，应予以充分注意。

在上述几则日记中，我们清楚的看到：张老对科学技术的钻研精神和坚强毅力，是何等的超常。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变外行为内行，从而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取得了发言权和领导权。他对问题的看法，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在上述的一则日记中，他就明确的提出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论点，这对一个长期

从军从政而年到古稀的老人，在六十年代初能有这种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张老在宏观上具有这样不断发展的论断，才能胸怀大志，为建所和发展科研事业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建国初期的一九五〇年，广大农村农业生产落后，产量很低，特别山丘地带产量更低，农民劳动一年收入甚微，生活极其贫困，面对这种现实，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急农民所需，他考虑了一个“果树上山”的总体规划。并开始了对山薄地种植“粮与果”的访问调查，同时进行了可行性的对比论证，初步肯定了计划的正确性。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又亲自到北京请教专家教授。他的规划和意见得到了北京农大沈雋和陈廷熙两位教授的赞同，并表示愿与合作，在技术上给予大力支援。当地政府也大力支持，并在兴城元台子乡西砬山划拔了荒山荒地，作为果树上山的示范基地，定名为“西砬山果树示范场”。在建场初期，张老克服种种困难，亲自带领北京农大的专家教授及本所技术人员，勘测地形，规

划场地，指挥施工，通过等高撩壕、叠坝、平正土地、栽植果树绿化场区等一系列的治理工程，仅一年来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山地果园。由于场区内实现了综合治理，从而保持了水土，为果树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几年后就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项经验得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充分肯定。

经验传出后，轰动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张老为使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举办了“山地果园学习班”。学习果园技术，培养了许多果树管理的技术骨干，为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果林作出了贡献。张老开创的经验，引起国外的关注，美国的一所农业大学把西砬山果园的栽培技术，编入《果树栽培学》之中。至此，西砬山这颗具有生命力的种子到处开花结果。

一九五八年在全国果树学术会议上，展开了一场以“保花、保果，还是疏花、疏果，”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当时是很激烈的，主张“疏花、疏果”的沈儒等专家教授被视为“右倾”思想，把学术研究和政治立场混同起

来，引起一场很大的波澜。当时张老是主张“保花、保果”的，与沈教授进行了一番学术争辩。张老经过反复研究考虑，最终认识了自己的主张和论点是违反科学的，随后改变了态度。主动登门，向沈教授承认自己的论点是不正确的。

张老这种实事求是，坦率正直，捍卫真理，修正谬误的勇气，堪称为人师表。会议终于澄清了是非，统一了观点，明确了果树管理技术关键。会议精神在付诸实施后，果树生产得到了正常地发展。

尊重知识、重视人才

张老深深懂得，建设社会主义，搞国民经济建设，不尊重知识，不发展科学，不重视人才是不行的。一九六一年十月三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专家不是一种可畏的人物，只要他们愿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是能够发挥其专长的，他们可以上天，可以巩固国防战胜帝国主义，也可以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建设。问题是，要善于领导专

家，并能贯彻执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那就不是走专家路线了”。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是这样作的。

果树研究所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单位，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习惯、思想情况、兴趣爱好各不相同。由于张老正确贯彻执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经常和他们谈心，关心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从而发挥了这些同志各自专长，个个兢兢业业埋头于科学的研究事业。张老团结爱护同志都是从一些生活、工作中的琐事做起。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家从关内调来了四名大学毕业生，其中两名广东人、两名北京人。此外还有留用的三位日本科研人员，其中一名是著名的蔬菜专家。这些同志从各地拢来，很不适应东北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一日三餐高粱米饭，在饮食上很感痛苦，身体逐渐瘦弱。一般人看来，在东北吃高粱米是天经地义的事，不会引起领导特别的注意，张老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告诉厨师：“南方人和日本人都是吃大米长大的，高粱米吃不下，长此下去，会把他们拖垮的。这样不行，要想办法搞些大米给